□散文

石碑无声

安　谅

井冈山云遮雾绕，细雨绵绵。我们从茨坪镇红军南路出发，沿山路逶迤而下，车行约4公里，就到了半山区地势较低，海拔400多米的一个平坦洼地，这就是五井中“小井”了。

云雾缭绕之中，群山环抱之间，满目峰峦叠嶂。有溪水淙淙流过，令这一片天地更显秀美。蓦地，就见到前方一栋古色古香的楼房了，坐北朝南，全木结构，质朴得如同普通山民的居屋，但又有一股子庄重的特质，令人肃然起敬。

那是1928年的秋天，红四军在三湾整编之后，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战斗频繁而激烈，伤病员自然也增多。为此，毛泽东决定在小井建造一座医院，经过红四军党代会审议通过后，就开始了兴建工作。红军官兵纷纷倾囊相助，他们的钱款是自己的零用钱，还有从每天菜金结余中分得的本来就微薄的部分，当时就叫做“伙食尾子”。费用不够，大家都投身建设工作，用心出力，就地取材，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把一个大约900平方米，上下共两层的楼房迅速建成了。这就是红军第一家医院，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医院。就是在这样一个狭小、潮湿，条件十分艰苦的地方，成百上千的红军伤病员在此疗伤。

有一张年轻人的相片，挂在屋内的墙壁上，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走近一看，影像虽然略显模糊，但相片的年轻人抿着嘴唇，目光坚定，英气逼人。这活脱脱一个小帅哥！还来不及我们想象，相片下方简短的文字，已让我们屏气凝神，什么话都说不上来了。及至讲解员生动地述说后，我们的眼眶已满含热泪。这位毛泽东极为赏识的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叫张子清。他作战英勇，有才有识。在一次战斗中，脚踝部中了弹，由于毫无医疗条件，子弹不仅没能及时取出，伤口也发生了严重的溃烂，他不得不住进了红军医院，设法治疗。但当时缺医少药，特别是消炎用的药水一滴都找不到了。医生在用竹镊取夹他骨肉深处的子弹，也没有一点麻药，他紧咬着牙，浑身衣裤都被汗水湿透了，但他不吭一声。最终，子弹还是未能取出，伤口仍如刀割一样的痛。有战友来探望，给了他一小包食盐。他舍不得用，把食盐包珍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在伤口痛得实在难以忍受时，他才用手去摸一摸盐包，手指象征地再轻抚一下伤口。他知道食盐太宝贵了，他不想自己就这样用掉了。

小井红军医院的浮雕

果然不久，有重伤员被送进了医院，手术时急需食盐消毒。张子清二话没说，就从枕头底下掏出了这包食盐，坚决地塞进了医生的手里。医生看着他已严重感染的伤腿，不忍接受。他沉下了脸：“抢救重伤员要紧！”执意让医生拿走了食盐。

张子清的伤口进一步大面积感染，最终危及生命，停止了呼吸。那一年他还不到而立之年。面对他安详的面容，被抢救过来的重伤员哭了，医生护士们哭了，红军战士们都哭了……而此刻，面对他年轻英俊的面容，我们在新中国长大的这些人，怎能不心有触动，心怀感动呢？他还只是一个半大的小伙子呀，却为了信仰和事业，早早地献出了生命！人和人，究竟怎么比，人的生命，究竟又用什么来衡量？

步子沉重，心更沉重，站在这不足20平米的墓地前，我又一次经受了心灵的震撼。这墓地80多年前还是一片稻田，这里面竟埋葬了130多位红军战士的忠魂，虽然，遗骨并不完全，130多位战士，也只有18人如今还有名有姓。大多数人，无名，甚至无骨，永远长眠在这片红土地上。其中有一位只有14岁！

事发1929年1月29日。在黄洋界战斗中失败的敌军，买通一位当地游民，由他作向导，偷偷绕过哨口，直奔小井进行突袭。红军医院的重伤员和医护人员手无寸铁，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伤员们被驱赶到了这片稻田里，敌军烧了医院，还对伤员们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让他们说出红军的去向。寒风凛冽刺骨，敌军的蹂躏也无所不用其极，但红军战士昂首挺胸，像一尊尊不倒的铜像，怒视着敌人。敌军气急败坏，竟然架起了机枪，向他们拼命扫射。在这最后关头，战士们还用尽全身力气，齐声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鲜血染红了小溪，染红了大地，映红了树木，也映红了天空。

讲解员娓娓讲述着，哽咽着，晶莹的泪水在脸上流淌。我们的热泪也从眼眶溢出，滚落在双颊。我想起了来小井之前读到的一首当地歌谣：“要吃辣椒不怕辣，我当红军不怕杀，茅草过火不断根，春风一吹万万千。”想起了仅仅两年多时间，在井冈山牺牲的4万多位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还有那位令人可敬可亲的母亲曾志，她最早就在红军医院工作。她一生历经磨难，但从未失去过对党的忠诚。她说：“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临终前，她还再三叮嘱：“我的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她的坟墓就在小井红军医院附近的山坳上，她是魂归小井呀！

我们站在墓前，向先烈们充满崇敬地行了三鞠躬，又缓缓走近墓地，虔诚地献上了一支支洁白的花朵。

同行中有人问这位名叫姚王珍的讲解员：“你天天在这里讲解，天天这样动情吗？”

她扬起脸，坚决地说道：“是的！因为他们是最有信仰的人，我也是红军的后代！”

苍松挺立，烈士无名，石碑无声。

小井是多么安宁和平静。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脏在怦怦跳动。从山涧里蜿蜒奔泻的小溪，仿佛在述说着什么，是的，它告诉了我们许多许多。

阳光乍现，云雾正在散去，雄伟奇峻的井冈山愈显峥嵘……

诗人的摇篮

——写给艾青故居

吉狄马加

那个婴儿在这里诞生并成长，
他的额头占据了大半个头部。
并非咒语四溢，词语坠落，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生的命运。

他们逼迫他——
从这一家走到另一家，
去讨要一碗米，说是为了减轻，
他给父母带来的不祥和伤害。

怪异的眉骨被打出过血，
但他却从未把仇恨的种子埋在心里。
热爱不幸的人们，那温情的目光，
横扫过四月大地贫血的季节。

被苦难追逐的天才，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攀登上他用语言搭建的悬梯。
那土地一般的深沉，铸就了诗的厚重，
一株原野上自由的高粱，就是他的形象。
说他是真正的诗人——
胸中的大海，在这里注入了第一滴水。
否则，就不会把全部的爱献给乳娘，
并祈求为一切被压迫者消除痛苦和悲伤。

太阳和光明的祭司——
影子和灵魂的车轮，正滚动过大地。
当黎明来临，他仍然是吹号者，
那闪光的铜号，吹出了金属的声音……

醉梦归长安

庄　奴　郭　劲

今夕又深秋，望月叹客久。云中月穿行，岸边我独走。浪拍岩礁又一年，风掠芦花已白头。

霜秋月，故乡酒，醉梦归长安。游子泪眼枯挛手，两鬓苍苍，遗恨悠悠在心头。

□散文

秋光曲

张　欣（美国）

秋风起，风吹树梢像呐喊，梦里都是呼唤：快来拣核桃啊。

核桃树上早已果实累累，树枝弯弯摇曳生姿。核桃披着棕色的外套，挂着棕绿交织的围脖在树间顾盼流离。外套微翘像花瓣，果实则似花芯，含苞待放。核桃成熟的姿势很有挑逗性，欲仙欲醉，然摇而不坠。跟三国赤壁大战一样，万果俱集，只欠秋风。秋风起，果子落。大自然原来是有度的，季节就是衡量度。风声带着气势，像铁扇公主的扇子，声声催唤：快来吧，我要下雨了，下核桃雨。

那时节，我们正站在核桃园里，核桃树下。红衫牛仔裤的老美助树一臂，拉起核桃树的一枝，往下摇啊摇。他示意旁边的小姜拣。核桃噼噼啪啪地掉。天上下核桃了！老美的女友在旁边会意地笑，手里提着一个家什，在草丛里伸缩探索，似有眼睛。拣核桃的神器，她说，扬开来展示。原来棍棒顶头的轱辘样东西是弹簧状圆圈，在草丛里滚动，撞到核桃，就势按下去，核桃于是给弹簧夹起来，真正的核桃夹子。省却了躬身弯腰、草丛里翻找的工夫。

可是所有的采摘意蕴不就是在这些翻找的工夫里吗？我爸会说。想起从前，秋天的脚步临近，邻里同好背上行囊上山采摘。如果有《白雪公主》里小矮人们荷锄行进曲配上，那就是绝对的浩浩荡荡向山中挺进的气势。采山里红，山楂，圆枣。山里红又大又粉，甜中带酸，核不小心吃进肚里也是有滋有味心怀窃喜，也许真的长出一棵山里红树。山楂饱满圆实，大山里的山楂，有着山楂树之恋一般的怀想。而绿色的圆枣，像迷你猕猴桃。吃起来也是近似的，些微酸滑些许甜。黑色的籽，像芝麻列队接受检阅。野生的圆枣跟红枣是堂兄弟，只是摇身一变换件青衫，变成了青枣。

靠山吃山，前山的臭李子树有多少棵，几时结果，何时熟透，每个小孩儿的脑子里都有一张活地图。山胡椒树上结满枝头像腊梅花开，飘散出淡淡的椒香。山菠菠头——野红莓在灌木丛中笑红了脸。那一次几个人去山上玩，找到一枝，就地围坐着边吃边聊。山岚起伏，远天白云，山当果园，天当棚，自然给我果实尝香甜。真是枉自斐然的少年时代。

美国的果园里，可以摘草莓、桃子、苹果、柿子。雨后的柿子地像泥泞的草地，小朋友的鞋子就是做年糕的模子。拔呀拔，要像拔萝卜一样拔出来。比起来时路途的艰辛，还是小蛋糕一块。长途跋涉连车轮都爆胎了。怎么办，去还是不去？当然去，带了备用胎的小轮子车继续行进3个小时终于到达遥远的柿子地。

嬉笑奔入筐里变成柿子，大大小小，圆圆滚滚，扁的，尖的，青的，红的。

柿子的伯乐是苹果。柿子青涩，遇到苹果，柿隔三日，甜软香糯。这样的果实带着奇遇和故事，吃起来温馨更上层楼。

采摘更多的是记忆。

树丛下散落的核桃就像摘野菜呢，一捡就是一小堆。我妈说着，一边躬身在地上拣着树上掉下来的核桃。

摘野菜，我会想起少年的时光，跟着邻居小伙伴去草莓沟挖酸浆。草丛芦苇一样高，酸浆像迷你甘蔗，混进芦苇的队伍。你要仙鹤盗灵芝一样把它们找寻出来。剥去酸浆的每一节外皮，青绿色的果肉就露了出来。吃一口，是甜酸清香。山野像天然菜地，小根蒜、酸里九是最受欢迎的宾客，可以就地品尝，保质保鲜。

那一年，去俄克拉荷马访友，旷野中赫然望到一片又一片小根蒜。小根蒜的海洋，青绿茁壮。大家兴奋地采摘回来，洗净，剁碎，清香美味的野韭菜饺子就上桌了。

秋天是丰收，囤积，像棕熊一样囤积，蚂蚁一样储蓄，青蛙一样栖息。

大白菜，萝卜，红薯，苹果，是儿时秋光曲里跳跃的音符。红薯洗净，微波炉里转上几分钟。哔哔声落，实时烤红薯便新鲜出炉了。美味健康，简易方便。

红薯生吃也好，脆生生，甜丝丝，像板栗。

板栗，剪了口，放到蜂蜜水里畅游一番，再进烤箱半个时辰。啊，你就是那糖炒栗子现买现卖的主儿。核桃仁也可以效法，出炉的核桃仁，又香又脆。

秋天的另一个主角是南瓜。南瓜饼，南瓜派，南瓜汤。

南瓜大气，每年入选State Fair上最大最重的南瓜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漫画Peanut里，南瓜是有灵魂的。

南瓜精灵莫测，是最有创意的造型家，可大，可小，易圆，易扁，橘色，绿色，棕色，黄白，花色，歪瓜裂枣，仪态万千。千奇百怪，争奇斗艳。

南瓜的红颜知己是土豆。南瓜炖土豆，香甜甘美，好吃得可以上天入地。

南瓜籽，以最小姿势成全最大的可能。炒熟吗，手里一捧，瓜子一样嗑起来。南瓜籽又大又白，天生丽质，前世一定是瓜子王国里的公主。椒盐南瓜籽就是辣妹，皮瓤一锅端，连皮都是香脆的。

南瓜饼是南瓜国里的皇帝。南瓜蒸熟压成泥和上糯米粉，上锅煎成两面黄，就是香澄澄黄艳艳的南瓜饼。

南瓜切块，加小排骨，加黑木耳，那是美味的南瓜排骨汤。南瓜还可以成全爱情，灰姑娘里的南瓜车成就了辛德瑞拉的美梦。

春花秋实原来早已道破，秋天是确切的果实，丰实的硕果。而所有这些美妙的果子们是秋光曲子里一点一滴的节奏。

题图摄影：李海波

与故乡的阳光一样

王性初（美国）

没有目标的早晨是随意
随意在槟城的街上

许多异乡的汉字
让异乡成为不是异乡
一种亘古不变的亲切
亲切到骨髓深处

热带的阳光亲吻肌肤
与故乡的阳光一样
蕴含炙热的暧昧
爆满了回归的家园

逛够了槟城几条街
到骑楼的小店歇歇脚
点一盘福建炒粿条
胃口的青睐令人陶醉

随意在槟城的街上
没有目标的早晨太舒畅

注：槟城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

□散文

瓜　秋

周云戈

瓜香，似缕穿透力极强的风，一天天地蔓延。孩子们咽着口水，踮起脚尖已不住地向瓜园里张望了。

苞米穿缨的时候，瓜园里已有香味溢出，孩子们不再安分午梦了。一声口哨各自会意，不一会便三五成群地齐聚村头，循着瓜香向瓜园南面那棵老榆树集结。那离瓜园近，爬上树的半腰就能看见苞米地那边的瓜田。

二榔头和大柱子爬到了树顶，贪婪地瞧着瓜园里的景象。我则仰卧于老榆树下，望着大海般的蓝天，猜想着那哈蟆酥、大香水、白糖罐儿，还有那老面兜儿的长相。也想象着瓜园里那一簇簇盛开的夹桃花、歌唱的蝈蝈和飞舞的蝴蝶，还有张二叔和他的大黄狗……

正梦想着第一口瓜的滋味哩！突然，张二叔头戴麦秸草帽，光着脚从苞米地走了出来。孩子们的行动，引起了张二叔的警觉。他整天乜斜着眼睛留神身边的过往，路遇孩子便不住地翕动鼻翼，仿佛寻找去年丢失的那缕瓜香。

一天下午，村民们都下地了。突然，一阵锣声响彻村子上空，接着便是保管员扯着嗓门的叫喊：“分瓜喽！”

分瓜了，村里人都兴高采烈起来。似乎锣的余音未尽，便有三三两两的妇女挎着筐领着自家的孩子，沿着弯曲的毛道儿，向瓜园走去……

分瓜前，张二叔从瓜地里捡些小瓜妞子，或虫咬鼠啃的烂瓜放在一个大筐里，这是孩子们的“特供”。但见孩子多了，他便掀开敷在瓜筐上面的香蒿，喋喋不休地叨咕着：“烂瓜不烂味儿，伸手算一份儿！”孩子们小猪一样将这筐“特供”围了起来，一个个甜嘴巴舌地啃着开园的“烂瓜”。虽说“烂瓜”，用刀一削，瓤一甩，瓜肉还真香甜。

吃瓜的嘴张开了，就难再闭上。没办法，孩子们只好遛瓜园。一遛就兴许捡个人家吃的剩儿，再就伺机着顺手牵羊摘个好瓜。

隔天晌午，二榔头和大柱子从瓜地北头走过，淘气的二榔头向瓜地里走了两步，故意做个摘瓜动作，可没成想张二叔却把大黄狗撒了出来，大柱子的裤子被大黄狗咬了个大口子。二榔头发誓要为他报仇，给他来个“罢园行动”。

第二天傍晚，二榔头事先安排个小伙伴放哨，抓住瓜园里小半拉子回家吃饭的空档，以摇动红领巾为信号，见令后兵分两路。两人先从北面闯进瓜园，专摘做了记号的瓜种。有人追赶时，另外两人再从身后闯进瓜地，让他腹背受敌，顾此失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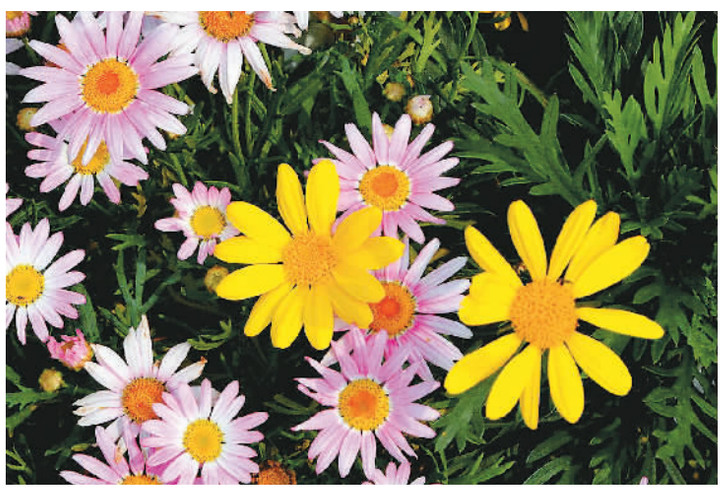
那天要收工时，我们便在瓜园附近潜伏下来。不一会，便听见瓜园那边大黄狗狂咬不止，二榔头探头一看，只见一个高个子青年人与张二叔支巴起来了，那人连把张二叔推两个趔趄，他没再站起来。二榔头说：“有人来偷瓜了！看来得打场‘瓜田保卫战’了！”说着，便带我们向瓜窝棚冲去。那人看是几个小孩子，仍旁若无人地摘着瓜。直到二榔头上去抢那人袋子，大柱子拽那人衣服时，张二叔才明白我们是他的“援兵”。他放开嗓子喊：“有人偷瓜，快来捉贼啊！”那人见事不妙，便想夺路而逃，去推他的自行车，那车早已被人锁上了。拔腿要跑，不成想却被二榔头和大柱子死死地抱住。不一会，那边铲地的队长倔大叔带两个民兵赶来了，一人上前扭住那人，另一个推着他的自行车押往大队部去了。

我们正以“护青小英雄”的神气跟着老队长回家时，张二叔便喊：“二榔头、大柱子，你们别走啊！快过来吃瓜。”张二叔的话有些激动，从他拎出那筐散发着香味儿的大牙瓜看，他是份真心。那一刻你瞅我、我看他都会心地抿起嘴来，各自憋在肚里的气儿，也仿佛都被“瓜田保卫战”的胜利喜悦冲掉了。

今年，我循着瓜香回故乡赶了次瓜秋。老榆树尚在，瓜田却静悄悄的，没有瓜窝棚，也没有老园头和大黄狗，更不见遛瓜园孩子的身影。

文学界纪念刘白羽百年诞辰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纪念著名作家刘白羽百年诞辰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刘白羽毕生写了50余部、400多万字作品，其中《长江三日》《日出》等一系列散文杰作影响很大，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俄、德、缅等多种文字，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致辞中说，刘白羽毕生都是时代的歌者。他的写作，一直紧紧追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从革命战争的壮丽史诗、抗美援朝的英雄故事，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图景，他始终挺立在时代的潮头，他的笔始终为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斗争和实践而劳作，他的心始终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激动，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竞相绽放　盛　近　摄